

# “社区总体营造”：理论脉络与实践<sup>\*</sup>

李 敢

**【摘 要】**最近二三十年来,无论是作为一种文化政策或公共政策,还是作为一种乡土建设实践或社会运动,“社区总体营造”在台湾地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方面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对其历史轨迹的梳理,依据转型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创新功用的需求,以建筑社会学关于“空间性与社会性冲突(矛盾)”立论为牵引,对其理论脉络重新进行了厘定,以求探索出一条适合大陆本土实践的“地域活化”之路。

**【关键词】**台湾地区;社区总体营造;社区建筑;社会建筑;建筑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8)04-0051-06

## 一、引言

在中国台湾地区,源自20世纪80年代的“社区总体营造”(也可简称为“社造”或者“社区营造”)是一种文化政策,也是一种公共政策,还是一场延续至今的乡土建设实践暨社会运动。同时,“社区总体营造”也是台湾地区应对自身经济社会多重转型发展诉求的体现与因应之策。20世纪90年代之后,台湾地区陆续进入所谓的“民主化”时期,其间,也正是台湾地区历经多年经济腾飞后凸显出种种转型社会病症的并发时期。比如,当时台湾地区的城乡分割现象已经日趋严重,其中一个典型是,大片乡村日渐衰败和没落,这类现象只不过比大陆提前了二三十年而已。在当时多种社会运动作用下,必须改变城乡分离无序现状,必须拯救乡村,成为当时台湾地区“朝野”的一个共识。“社区总体营造”正是在这种为了缩小城乡差距以及挽救台湾文化和生态危机情景下“催生”产物。于是,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社区总体营造”政策在台湾地区社会建构中有着特定的政经时空,也是台湾地区这些年最值得讨论的空间与社会关系课题之一。<sup>[1]</sup>

## 二、文献综述

在一定程度上,“社区总体营造”是一个台湾本土自创术语。这一术语主要有两个渊源,一是受20世纪20-50年代以来国外乡村再造运动和系列社区活化运动的影响,例如,英国的“寻找第二故乡”、美国的“告

别街头”等,在这其中,尤其受到20世纪60-90年代日本“造町运动”的影响。二是直接受益于1994年台湾地区“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提出的“社区总体营造政策”的影响。该政策出台初始目的在于,以社区文化为切入点重振地方经济。后来大致缘于“总体”二字拗口而更改为“社区营造”。实际上,在其前后,台湾多地也陆续兴起以“重回部落”或“返乡”等形式出现的(准)社区营造类社会运动。

一定程度上,也正由于“社区总体营造”的台湾本土性,所以,早期相关研究也以台湾为主要研究对象。截至目前,社区总体营造研究主要分布在社会学、人类学、政治经济学、建筑(规划)学等学科。

### (一)社会学视角

主要侧重于社会网络资本的构建与维系,对“造人”与社区组织能力的强调,是其中亮点所在。例如,蔡秀美以社会资本作为分析支点,构建了一个关于社区营造历程的行动学习模型。<sup>[2]</sup>陈思杰认为,社会资本营建与构造是社区营造的一个总体性思路。<sup>[3]</sup>而在罗中峰看来,社区营造不只是在营造一个社区,实际上,它是在营造一个新社会,营造一个新文化,营造一个新的“人”。<sup>[4]</sup>陈明达以“历史制度论”为切入点,对台湾社造简史予以了较为细致地梳理,同样突出社区营造就是“造人”和进行社会改造的基本观点。<sup>[5]</sup>林雅真则论证了,在社区营造过程中,社会资本的凝聚和居

<sup>\*</sup>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双重产业集群化:我国城镇化多元化格局与实现路径研究”(编号:15YJC840016)

作者:李敢,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厦门 361000

民对社区工作的持续性参与,双方是相互作用关系。<sup>[6]</sup>罗家德认为,“社区营造”是后工业化时代社会建设任务与生活方式必然要求的一个折射,经由社区社会资本的铸炼聚合,增进社区居民自立力、凝聚力和福祉,是社区营造的核心所在和社区营造的最大特色。<sup>[7]</sup>戴参则认为,整合社区自有资源和行政资源,以文化资源为切入口,是台湾地区“社区营造”的焦点,其终极指向在于,充分调动居民参与意识,发展社区独特产业,凝聚社区民众集体行动能力,推进社区事务参与能力建设,共同打造可持续发展共同体。<sup>[8]</sup>

一般而言,社会学视角的“社区总体营造”关键词包括:民间自主能动性、市场需求推动、社区自组织(社区居民主动性)、政府引导、NGO帮扶、文化创意等。进而言之,基于自上而下层级治理和自下而上自组织治理之间的互动与平衡,经由社区多元建设主体共识和凝聚力的构建,以及通过对社区公共空间形态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循序改进,“社区总体营造”致力于为社区“造血”而不只是“输血”,共同营造社区软硬环境与提升社区整体生活品质,进而协助政府解决社区社会福利、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等问题。<sup>[9]</sup>

#### (二)人类学视角

主要侧重于历史文化类多样化社区资源的复苏与活化,突出在社区营造过程中,以地方认同为基础“共同体意识”构建的重要性。其中,曾任台湾文建会副主委的人类学学者陈其南在任期间,有力推进了台湾社区营造与文创产业的融合。例如,对在地基础之上社区意识、文化价值,以及特色文化产业联合开发的重视,是陈其南社造著述的核心观点。<sup>[10]</sup>郑凯方则强调,在社区营造过程中,需要在社区自我诊断基础之上深化凝聚社区意识。<sup>[11]</sup>而基于台湾台南县后壁乡土沟村实践,曾任“社区营造学会”常务理事的曾旭正认为,社区不只是聚落空间的本身,更是有“社区感”的群际交往聚合体。社区营造以社区福祉为中心,执行产业、环保、景观三位一体的营造策略。其功用在于,形塑“故乡和土地”认同感与向心力、培育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能力、弥补政府政策末端的福祉、提升社区环境品质,以及引进与激励专业实践等。<sup>[12]</sup>梁菁进一步认为,基于公共参与的社区营造,有助于历史街区社区集体意识的构建,对历史街区复兴具有重大启示功用。<sup>[13]</sup>

#### (三)政治经济学视角

主要侧重于社区的维权与培力/赋权(empowerment),以及社区集体行动的社会影响。例如,夏铸九对于社造培力与地方性特质素有强调。<sup>[14]</sup>詹欣华也指出,在社区营造过程中,需要重视如何“疏通”推动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管道”,这样才有助于社区决定自己发展和成长的方向。<sup>[15]</sup>实践派何贞青和廖嘉展等则认为,社区营造旨在引领社区共同体成员对参与社区事务集体行动意识的唤醒,进而提升社区居民在地生活情境的质量档次。<sup>[16]</sup>而谢政勋更关注,在社区营造过程中,

社区本身受何种条件因素的影响才能够促进有效的集体行动,从而有助于克服社区营造后期参与乏力的困境。<sup>[17]</sup>方琼瑶认为,作为一个文化政策的体现,社区营造从来都离不开政治权力运作和经济结构的转化。<sup>[18]</sup>李梅认为,无论是“硬体”建设,还是“软体”建设,社区赋能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sup>[19]</sup>陈振华和闫琳认为,台湾社区营造大大推进了乡村社区保护与持续发展的结合,其要点在于鼓励居民参与地方公共事务,以及培养社区自主能力,从而凝聚社区认同,重塑了社区活力。<sup>[20]</sup>

#### (四)建筑(规划)学视角

主要侧重于社区软硬件建设衔接及其生活空间(美学)的设计拓展等角度。例如,顾晓伟认为,英国社区建筑运动中关于社区空间活性化的强调,对于社区总体营造具有借鉴意义。<sup>[21]</sup>而王冬和黄瑞茂均认为,社区营造不单是物质实体与经济产业的营造,也是社会组织的复建改造,重在自发性与共同参与。<sup>[22][23]</sup>田刚和刘洁敏则认为,台湾社区营造是一套参与式社区规划机制,其中整合了多样化的社会资源与当地民众利益和价值诉求,这种机制对于改善乡村环境、激活乡村产业、发展乡村文化、提升村民素质有着重要功用。<sup>[24]</sup>而史永高则将社区营造过程中,基于乡村肌理与功能类型的轻型建筑系统视为一种乡村建设路径去对待。<sup>[25]</sup>

综上,关于社区总体营造内涵,上述各个学科解读既有自身特色,也有共通之处。一定意义上,社区总体营造既是家园的再造,也是社会的再造,共同指向社群共同体意识和生活质量的提升。通过社区社会资本的再聚合,增进社区民众对社区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再塑造的话语权与行动权,而基于居民素质提升与权益保障组织能力的构建与运行,则成为社区营造的关键所在。

### 三、理论脉络:一个建筑社会学视角

实际上,自“社区总体营造”在台湾兴起之后,除了上述所言政府政策与社区改造实践价值之外,在理论层面,其更多被视为是一种致力于探究经济社会发展转型与创新的学说,服务于台湾在经济社会转型时代何以推进“地域活化”的迫切诉求。有鉴于在这场延续至今乡土建设实践活动中,建筑规划学界与社会科学界之间通力合作特性,姑且以“建筑社会学”为引线,对其中理论脉络予以梳理。

#### (一)何为“建筑社会学”及其发展概况

建筑社会学(Sociology of Architecture),如果追本溯源,齐美尔、莫斯、本雅明、埃利亚斯、福柯,以及布迪厄等学界先贤,对于建筑社会学的形成构建均有所贡献。<sup>[26]</sup>不过,在学科属性上,建筑社会学原本属于“建筑设计及其理论专业范畴”,<sup>[27]</sup>起初指的是,在现代社会中,关注建造环境和建筑师,以及其他行动主体角色、位置及其行为交互影响的一门学科,涉及个体与组织等层面。<sup>[28]</sup>最近二十年,建筑社会学关注范围有所扩张,除了既有建筑空间与社会空间关系探讨之外,还



涉及生态空间等内容,陆续融合城乡规划及其社会发展方向转型、建筑经济等知识,主张建筑、社会、生态与人的和谐一致性,同时也开始更多关注社会发展需求、生活空间、社会参与等社会学类议题,比如,倡导物质性规划之外,需要重视社会性规划。<sup>[29]</sup>一定意义上,“社区总体营造”的建筑社会学关注,正是这样一种转型社会发展诉求的反映。

## (二)“社区总体营造”的一个建筑社会学观察

### 1. 社区总体营造关注的“空间”更多是一种致力于社会性需求的系统空间

实际上,建筑社会学与空间社会学、环境社会学、社区和城市社会学等有着较为密切联系。囿于篇幅所限,不能分别展开。与此同时,谈论建筑社会学,有一个术语无法绕过,即“空间社会学”。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不同于一般空间社会学所论及“时间、空间和社会行动”三者之间如何互动及其功效发挥之类观点,同时,也有别于列斐伏尔“三位一体空间”论说的晦涩聱牙,以及列氏学说跟进研究介绍的错综思辨性。<sup>[30]</sup>比如,以地理空间为切入点,除了地理空间之上物理区隔之外,还需要考虑“同一空间”衍生出的社会区隔。再比如,空间的消费化和符号化,社会结构与时空结构具有一体两面的特质,以及除了地理指向之外,无论是空间的支配(使用),还是空间的生产(重构),空间还具有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或“社会过程”的属性特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本文关于建筑社会学的阐释,尽管也涉及对“空间”的讨论,但主要基于台湾政策和实务的经验事实,以及与之前由政府主导的“社区发展政策”或“社区发展纲要”在地域综合性发展中思路和路径的对比性。例如,台湾传统社区规划常常造就社会 and 空间两个层面相互脱节。进而言之,关于台湾社区总体营造理论脉络,本文侧重于其中“空间性与社会性冲突(矛盾)<sup>[31]</sup>”及其解决路径的探究,也即着力于“社区”类特定地理空间及其活动的主体性与参与性关系的探讨,尤其是聚焦于此类关系何以生成,以及生成结果的社会影响讨论。而“使用者参与”(user participation)与“参与式设计”(participatory design)正是其中两个关键词。<sup>[32][33]</sup>

一般而言,传统建筑学所讨论的社区“空间”大都局限于社区建造环境自身,主要聚焦于物理性需求,而建筑社会学“空间性与社会性冲突(矛盾)”所阐释的“空间”更多是置于一种系统循环的空间,主要聚焦于社会性诉求,比如,社区使用者的真实需要,以及如何调动起其积极性和自主性参与社区建设事务等。这也是因为,空间设置是否合宜的唯一标准为,使用者及其活动是否可以葆有盎然生机,也即,建筑及其构成空间的功能在于服务于人,而不是相反。<sup>[34]</sup>

倘若将此类论见运用于社区总体营造,可以说,社区总体营造的社会性强调主要反映于提供在地服务,贴近在地居民生活,且更多体现在“永续发展、成果共

享和责任分担”。<sup>[35]</sup>也可以说,社区营造主要特质在于,它是一种存有使用者参与的参与式设计与改造。这种参与是“使用理性”对“官僚理性”的一种取代。<sup>[36]</sup>而社区总体营造的真谛则在于,以居民为主体,以社区共同体打造为基础,在多维资源整合之下,促进地域活化与再生,从而营造出充分重视人性化和地域化特质,并能够以居民自发性和自主性为基础的参与性社区,也即,社区总体营造的实现离不了作为营造主体在地居民的参与和融入。当然,对“参与”意义和做法的重视,一定程度上也凸显出,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期,台湾深陷于一个既没有身份和记忆,也没有历史和出身的物化经验磁场之中,面临着生活、环境、文化的碎片化与危机化等之类严峻的社会问题。<sup>[37]</sup>

姑且以享有“台湾硅谷”美誉的新竹社区营造为例。新竹曾遴选为文建会时代台湾“县市级社区总体营造示范点”,其社区营造工作焦点一度聚焦于因高科技产业园区(“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发展而衍生出“空间性和社会性隔阂”问题的探索性解决,如园区内外地、景、人、事、物的两重天现象。这类隔阂曾经导致出诸多社会问题,比如,慕名而来的高学历水平人员(外来移民或新居民)与本地居民在就业市场和日常生活等领域如何相处共事,其它诸如教育、住宅、休闲等领域也都存在两大异质群体如何融合问题。

再举例说明,如果以由宫崎清提出而广为流传的“社区营造五要素”(人、地、文、产、景)论述为例,<sup>[38]</sup>则其中“地、产、景”属于此处“空间性”范畴,而“人与文”属于“社会性”范畴。社区营造所要处理的最大问题,莫过于如何平衡这两类主体间关系。进一步而言,此处的“人”,指的是作为主体使用者(居民)及其参与性,“文”则指的是,基于乡土情怀的地方性和永续经营的可持续性。于是,根本而言,社区营造在于强调从“在地居民”立场去思考如何经营一个永续发展和生活的家园,它将一直是一种过程而没有所谓终点。<sup>[39]</sup>易言之,在地民众的观点、立场、思考方式和利益是从事社区营造的第一要务。

概而言之,一定意义上,台湾社区总体营造是一场基于使用者参与、参与式设计,自下而上的“社区主义运动”。<sup>[40]</sup>进而,社区总体营造不只是营造一个社区空间,还营造一种生活方式、生活型态、生活价值观,乃至一个地方性社会。<sup>[41]</sup>

### 2. 社区总体营造是社区建筑,也是社会建筑,关注地方性、持续性和“人性”

承上,其实,社区总体营造关于“参与”的重视,与社区建筑(social architecture)或社会建筑(community architecture)关于地方居民参与社区全方面建设的重要性论述,二者基本相一致。而以“参与”作为设计核心的社区建筑或社会建筑,则是侧重于社会关怀的生活空间与环境价值观的一种体现。这种关怀,旨在推进建设一个更具人本概念的社区社会,<sup>[42]</sup>强调“人与

地方和土地关系、发掘地方的特征,营造本土化的生活环境和经济发展方式”。<sup>[43]</sup>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台湾社区总体营造所营造的社区是致力于公共空间建设的“绿色社区”,其中的“绿色”内涵不限于植被,还包括有公众参与社区治理所带来的活力。<sup>[44]</sup>此外,“社会建筑”与“社区建筑这类理念倡导社会参与式规划与设计,以及学术理论研究和社区运动实践相结合。这类双结合在实施过程中颇为注重自组织发挥自下而上的自治理功能,并与政府层面自上而下的层级治理构成平衡互动关系,共同致力于特定社区(村镇)转型发展问题的梳理、共识的达成,以及行动上付诸于实践。在此过程中,既包括人文与自然空间环境的清洁打造、社区日常生活问题的解决,也包括社区形象和识别系统的商议和明确等内容。

例如,如果仅从社区建造过程中空间专业者角色及其演变而言,在传统建筑领域中,空间专业人士更多时候扮演着精英者的角色,与社区居民遥不可及,从而成为由资本、政府等强势利益群体构建而成“他们”中的一员。而在倡导参与的社区建筑(社会建筑)与社区总体营造事业中,空间专业人士需要面对众多的使用者而不是原先简单的业主,<sup>[45]</sup>更多扮演着沟通者、促成者和协作者角色,从而成为关注普通在地民众意见和利益的“我们”中的一份子。因而,社区总体营造具备了社区(社会)建筑特质,与社区民众互动,有助于空间专业者走出自身专业的封闭和形式主义,也有助于民众参与意识的形成和发挥功用。

再例如,如果说,在传统建筑规划学,尽管存在库哈斯类基于专业角色融合社会角色反思下“建筑于社会之无力”无奈的慨叹,那么,在现代建筑社会学中,无论是空间策略,还是制度设计,抑或是构造方法,均存在能够以更恰当的“社会建筑”服务于社会发展建设的可能。这是因为,从社会建筑角度审视,空间营造之外,建筑要义在于展现建筑及其聚落上人的欲望、需求和价值情感。在多维转型时代,这种社会建筑观将有助于“重建社会生活”,而不只是滞留于既有“建筑一精英”的局限性。比如,除了“基于研究的设计”和“基于设计的研究”之外,还可以有“基于参与的设计”。而且,对于呈现“碎片化”社区建设而言,经由社会参与,社会建筑可以提供一份行动路线图,这将有益于其中社区功能的整合,从而可以更好服务于充满人性、可持续性宜居城镇的设计。实际上,此类关于人及其活动需求的强调,也正是具有社会学批判性新城镇规划学的一个重心所在。<sup>[46]</sup>

于是,秉持社区建筑和社会建筑观的社区总体营造,其一大实施目标在于,基于地方性和可持续性,重塑一个合乎人性、合理化、有秩序,且亲切自然的“新故乡”。<sup>[47]</sup>

3. 社区总体营造是一种地域活化,具有地方经济重建和地方社会重构的价值

除了前述使用者参与和参与式设计,以及社区(社

会)建筑特质之外,社区总体营造的“空间性与社会性冲突(矛盾)”还体现于,作为产业形态的“空间分布”内嵌于社会系统之中,或言之,尽管社区总体营造的一大目的在于追求产业升级,但产业升级的实现实际上离不开包括“造人”、赋权等在内的社会系统的升级。

其实,在一定意义上,社区总体营造理念主要是建立在台湾经济急遽发展转型时代下的一种反思,与此同时,社区总体营造也是台湾在社会转型时代推进“地域活化”的重要渠道之一。实际上,这类“地域活化”政策和实践也广泛存在于转型时期的日本和韩国,起初都是政府部门的“主动出击”,也都体现为,一个地域在经历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后走入了一个经济放缓阶段,面对着重重社会问题,是对经济环境、人文环境、自然环境如何能够更加和谐有序发展的社会性反思与结晶,“具有地方经济重建和地方社会重构的价值意蕴”。<sup>①</sup>进一步而言,这类“地域活化”又可以体现为几个不同层面:例如,其一,社区总体营造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某种“社会力”的释放,也是台湾在工业化过程中试图以社区为最小单位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一种尝试,有助于带动地方经济效益增加和交流促进,进而提升产业竞争力。再比如,其中“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产业战略,既涵盖了传统初级产品产业形态内发性和建设性方面的转型,也倡导制造业和文化软体相结合等更宽广范畴,从而“以策略引导带动产业转型增值,创造更高产业附加值”。<sup>[48]</sup>其二,就台湾社会变迁而言,无论是建筑营造,还是社区营造,最宝贵之处或在于,在地居民集体行动的激发和实施。桃米里是这方面一个经典案例,其间,集体行动的生成及其丰富性和内在深度,更值得深化探讨,比如赋权、参与和行动的日常生活化等。<sup>[49]</sup>而且,有限度地赋权还有助于治理合法性的生成和强化。其三,从地方整体性发展层面而言,社区总体营造旨在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和社区经济发展等技术性、组织性与宣传性工作,去推进特定社区人群之间行动力的形成与融合。反之亦然,在社区机制建造方面,经由参与和学习,依据地方条件和特色,以“共同体意识”推进自身空间环境、建筑设施与文化传统、地方产业的融合,有助于促进一个特定地域的经济社会文化系统的全方面升级。

四、“社区总体营造”理论与实践对于大陆地方振兴探索的可能启示

综上,“社区总体营造”政策,原本为台湾地区在其身处经济社会发展急遽转型时期,为舒缓转型压力而提出的一项基于村镇振兴的综合性社会政策,早期主旨在于尝试以“产业文化化,文化产业化”方式推进经济产业转型,弥补城乡发展差距,提升生活品质,从而

<sup>①</sup> 我们认为,社区总体营造及其之上“地域活化”的理论特质,是对源自波兰尼,发扬自格兰诺维特“嵌入性”知识的进一步发挥。地方经济重建与地方社会重构这对概念,对于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颇有值得深入发掘的价值意义。



为地方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只不过,不同于之前自上而下的单一路径,“社区总体营造”秉持自下而上、居民参与、社区自主、资源共享、整体规划,以及发掘地方文化暨产业特色等原则,倡导民间力量与政府力量之间的对话合作,有利于双赢建设目标的实现。比如,在投身于社区物理空间和生活空间重建过程中,政府角色逐渐实现了由“把持掌控到引导满足的转变”。

若论及台湾社区总体营造在大陆的适用性,本文认为,除了狭义层面社区建设可以有所借鉴,对于大陆当前地方发展和振兴也具有一定借鉴价值。之所以持此论是因为,“社区总体营造”指称的“社区”是具有弹性的地域空间,可能是村、村的联合体、乡、小镇、社区综合体,甚至就是一个“居民小区”等。而且,广泛尝试以地域性“特色文化”、“特色产业”以及二者融合作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新时期突破口。当然,无论是对“使用者参与”和“参与式设计”的强调,还是对“地方经济重建的动力在于地方社会的重构”的突出,“社区总体营造政策”侧重于对“在地化”知识和资源的再认识,以求实现社会良性运行机制的重建,于是,实施过程中不只是为了营造一个社区,也在于营造一个文化和新的社会,而“造人”成为一个关键所在。<sup>[50]</sup>

概而言之,台湾在经济社会急遽转型时期推动的社区总体营造思路与经验,值得今日身处“经济新常态与乡村振兴新时代”的大陆细细品鉴,并可灵活性运用于自身发展实践。①

#### [参考文献]

- [1] 夏铸九. 对社区营造的一点社会学分析[A]. 李昂, 刘克襄, 林文义. 上好一村: 十八个充满阳光与希望的台湾小镇故事[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6.
- [2] 蔡秀美. 社区营造中社区增权展能概念与学习规划之探讨[J]. 成人及终身教育, 2004(1).
- [3] 陈思杰. 台湾社区总体营造之研究—以新竹县内湾地区为例[D]. 台湾大学硕士论文, 2005.
- [4] 罗中峰. 社区共同体的追寻: 解析社区总体营造运动的理路[C]. 台北市: 两岸文化与族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4.
- [5] 陈明达. 台湾社区总体营造政策变迁之研究—历史制度论的观点[D]. 国立台北大学硕士论文, 2007.
- [6] 林雅真. 民众参与与社会资本之研究: 以彰化县伸港乡泉厝社区营造口袋公园为例[D]. 台湾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 [7] 罗家德, 帅满. 社会管理创新的真义与社区营造实践—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罗家德教授访谈[J]. 社会科学家, 2013(8).
- [8] 戴参. 台湾“社区营造”的启示[J]. 中国社会工作, 2015(7).
- [9] 罗家德. 社会管理创新的真义[R]. 第五届中国“百村”年会报告, 2015.
- [10] 陈其南. 社区总体营造与文化产业发展[J]. 台湾手工业, 1995(55).
- [11] 郑凯方. 从宜兰县大同乡仑埤部落的社区营造历程探讨原住民社造政策的落实[D]. 台湾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 [12] 曾旭正. 台湾的社区营造[M]. 台北: 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7.12-15.
- [13] 梁菁. 社区营造视角下的台湾地区历史街区复兴研究: 以台北大稻埕历史街区为例[C].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08城市文化), 2014.
- [14] 夏铸九. 市民参与和地方自主性: 台湾的社区营造[J]. 城市与设计学报, 1999(9).
- [15] 詹欣华. 社区永续发展—以南投县桃米社区为例[D]. 国立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4.
- [16] 何贞青, 廖嘉展等. 台湾生态社区的故事: 一个永续[C]. 南投: 财团法人新故乡文教基金会, 2005.
- [17] 谢政勋. 台湾社区居民集体行动社会影响模式之研究—以社区营造经验为例[D]. 国立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0.
- [18] 方琼瑶. 社区总体营造的政治经济分析[D]. 台湾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 [19] 李梅. 从社区发展到社区营造—台湾社区建设研究[D]. 华中师范大学学位论文, 2011.
- [20] 陈振华, 闫琳. 台湾村落社区的营造与永续发展及其启示[J]. 小城镇建设, 2014(9).
- [21] 顾晓伟. 从我国台湾“社区总体营造”运动看我国旧城更新[J]. 现代城市研究, 2007(4).
- [22] 王冬. 乡村社区营造与当下中国建筑学的改良[J]. 建筑学报, 2012(11).
- [23] 黄瑞茂. 社区营造在台湾[J]. 建筑学报, 2013(4).
- [24] 田刚, 刘浩敏. 台湾村落社区的营造与永续发展及其启示中国名城[J]. 2014(3).
- [25] 史永高. 作为一种乡村建设路径的轻型建筑系统—徐州陆口村格莱珉乡村银行[J]. 建筑学报, 2015(7).
- [26] Paul Jones. *The Sociology of Architecture: Constructing Identities*.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10.
- [27] 窦武. 说建筑社会学[J]. 建筑学报, 1987(3).
- [28] Anthony D. King. *Buildings and Society: Essays o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in the 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0.
- [29] Leach, Neil. *Rethinking Architecture: A Reader In Cultural Theory*. Routledge, 1997.
- [30] 包亚明编著.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 上海: 上

- 海教育出版社, 2003.3-11.
- [31] [日本]河口充勇. 社区营造与民间团体的功能: 以中国台湾新竹市为案例[A]. 徐家良主编. 中国第三部门研究[C]. (第6卷)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26-33.
- [32] LG. Sheat, AR. Beer. User Participation—A Design Methodology for School Grounds Design and Environment Learning?. *Childrens Environments Quarterly*, 1989, 6 (2/3): 15-30.
- [33] Schuler, D. & Namioka, A. *Participatory Design: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NJ: L. Erlbaum Associates Inc. 1993.
- [34] [丹麦]扬·盖尔. 交往与空间[M]. 何人可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3.55-59.
- [35] 郭登聪. 对“台湾推进健康社区六星计划”的解析. 析自张振成, 许临高, 苏景辉等编. 华人社会社区工作的知识与实务[M]. 台北: 松慧出版有限公司, 2006.39-43.
- [36] 许志坚, 宋宝麟. 民众参与城市空间改造之机制—以台北市推动“地区环境改造计划”与“社区规划师制度”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03 (1).
- [37] 曾旭正. 重思台湾的社区参与: 社区建筑中“参与”的概念与做法[A]. 吴玛俐主编. 艺术与公共领域: 艺术进入社区[C]. 台北: 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7.59-66.
- [38] [日本]宫崎清. 展开崭新风貌的社区总体营造[A]. 台北: 文建会. 文化. 产业研讨会暨社区总体营造中日交流展论文集[C], 1995.
- [39] 陈其南. 社区总体营造的永续发展策略[J]. 社教资料杂志, 1998 (24).
- [40] 李永展. 永续环境规划之典范[A]. 台湾都市计划学会年会暨研讨会论文集[C], 1997.
- [41] 陈其南. 社区营造与乡土学习[A]. 东吴大学历史系主编. 方志学与社区乡土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台湾学生书局, 1998.66-78.
- [42] 吴光庭. 传统、本土、社区营造: 1990年后台湾建筑/地景之变迁[J]. 世界建筑, 2009 (5).
- [43] 李阿琳. 从台湾农村空间的发展看城市都计区的成败[J]. 城市发展研究, 2012 (2).
- [44] [加]阿兰纳·伯兰德、朱健刚. 公众参与与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对绿色社区建设的个案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7 (4).
- [45] 黄健敏. 台湾民众参与的社区营造[J]. 时代建筑, 2009 (2).
- [46] [卢]莱昂·克里尔. 社会建筑[M]. 胡凯, 胡明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1.36-52.
- [47] 江韶莹. 社区文化艺术的发展机制[C]. 社区营造学会成立大会手册论文集, 1996.
- [48] 杨敏芝. 台湾全志卷 12 文化志文化产业篇. 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2009.79-86.
- [49] 夏铸九(口述)、柏兰芝(整理). 从规划设计看台湾. 国际城市规划, 2013 (4).
- [50] 陈其南. 社区总体营造的意义. “文化产业”研讨会发言稿[A]. 曾旭正. 台湾的社区营造. 新社会·新文化·新“人”[C]. 台北: 远流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12-18.

(责任编辑 方 晋)

### Perspectives of Architecture Sociology on General Community Building

Li Gan

[ Abstract ] In recent 30 years, “General Community Building” has been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aiwan. Based on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needs of innovation in the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society, the paper has analyzed its theoretical principles and practical functions in an approach of architecture sociology in order to aim to offer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government abilities in Mainland China.

[ Keywords ] Taiwan area, general community building, community architecture, social architecture, sociology of architecture

[ Author ] Li Ga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0